

尘世间

■赵显一

落日夜市众生相

二牛家的小首饰摊前，美女们流连忘返，卖饮品的小老板，即便是等待客人过程中，刷一下手机也是开心的；卖寄居蟹的小女孩，耐心地向一对母子介绍着生意，小孩子看着可爱逗人的小动物，久久不肯离去。一阵音乐传来，午酒烧鸟的铭牌下方，小伙子静静地环顾着周围来往的行人，边上的支付码醒目地立在那里，就像一个虔诚的收银员。

落日夜市内由清一色红砖平房组成，呈井字形，由北往南递进，直至萧绍运河，北依车水马龙的萧杭公路。此地原为火车西站的农资仓库，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。夜市的人口在东边，进门有一个广场，喷泉、椰树，颇有南国风味。

沿着笔直的水泥路往前，一座小桥横跨官河两岸。官河南岸是一排平房，简单装修成咖啡吧，一股咖啡的香味扑鼻而来。穿过平房，屋檐下是长长的一溜儿卡座，和几米外的铁道线平行，这里原是火车站的站台，曾经，南来北往的旅客在此交汇，步履匆匆，承载过多少的归心似箭和翘首以盼。头顶，天空如黛，间或几颗星星，一列绿皮火车从身边疾驰而过。桥南空地上，几辆已有年代的老式轿车，一个女孩子在车旁展弄身姿，不断变换造型，小哥哥卖力地寻找最佳角度，期待拍出女孩子心仪的照片。

官河北岸，是一个灯光球场，滨水而建，一场球赛正在进行，吸引了桥上的游客。站在桥上，官河水倒映着的灯光，如一轮圆月，波光粼粼。远望，高楼林立，万家灯火遥相呼应。

从官河返回来，一直往北，路口有三两男子围坐在酒肆前喝酒，边上码放着的啤酒瓶子，好似一个个忠实的听众。旁边卖漆扇的女孩子，端坐在工作台前，熟练地将一把小巧而精致的扇子沉入水中，一会儿工夫，浮出水面的扇子，扇面上多了一幅山水画。奇妙促使我驻足观看，询问女子这是何种工艺，一天有多少营业额。女孩子用机警的眼神看着我，我答应买一把这样的扇子，她才放松下来。漆扇，是扬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女孩子参加工作后，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漆扇技能，在夜市摆摊，纯粹出于爱好，期待多一些社会历练。我不禁惊讶于漆扇的制作巧妙，也敬佩这位女孩子的自立勤奋。我选择了一幅画，“烟火向星辰，落日归山海”，又挑选好漆扇的颜色。女孩将颜料泼洒在水面上，黄色为底色，再辅之以橙、蓝几种颜色，用一截小木条将它们均匀分开，然后将扇子慢慢放进水中，朝同一个方向转动几下，迅速出水，此刻，颜色已经附着在扇面上，扇面上的夕照、落日、远山、河流、飞鸟亭台，栩栩如生，生动逼真。女孩子用一张纸巾把扇面上多余的水渍吸附掉，再用“金粉”在上面喷了几下，漆扇完成了。整个过程一气呵成，没有半点拖泥带水，可见技艺的娴熟。

林记港式打边炉的生意算是最好的，用“火爆”来形容不为过，一位工作人员站在门口，一边注视里面的客人们，一边留意着外边坐等的人们。时光里餐厅的背街处搭了一个精致的小院落，碎石上栽着一排细细的翠竹，在地面灯光的作用下，留下斑驳的影子。朝西有教育机构的招牌，和正待开业的新的店铺、汽车展厅，再往西，就是健身馆和一个占地较大的羽毛球馆，掀开球馆大门的帘门，挥汗如雨的人们，在场地上挥杆拍球，你来我往，恣意奔放。

路口，不时遇到一些拍抖音视频的青年男女，各种打扮，仿佛一行行诗词和跳跃的音符，为这个网红地增添了唐风宋韵。

落日夜市，是年轻人的舞台，他们眼里有光，担纲着主角，在这个传统与潮流碰撞的新业态下，撒下种子，必定会有收获。

长相忆

■冯筱筠

一生为他人的母亲

母亲，您看见了吗！虽然是寒风凛冽的冬日，但大家包括远在北方的亲戚都来了，与我们三兄妹一道，向您作最后的告别，未能亲临告别的，都纷纷致电表达哀悼之情。

母亲六年前曾查出胆囊疾病，并做了切除手术，之后母亲的生活一直很快乐舒适，谁料到，一个月前身体突然感觉不适，病情迅速恶化，12月1日8时12分，驾鹤西去，享年81岁。在无限悲痛的同时，母亲生前的点点滴滴涌上我的心头！

1943年12月18日，母亲出生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周原镇坡子村，1965年毕业于就镇中学并参加工作，曾在宝鸡市周原乡西刘村小学任教。后在县煤建公司、百货公司五金门市部任会计。1972年元月调到甘肃省武都地区第一汽车运输公司任会计。1979年8月调到甘肃省兰运集团任会计，直至1998年12月退休。

母亲任教师时，兢兢业业，勤勤恳恳；任会计时，苦练技能，成绩出色，实现了“打了一辈子算盘，没错过一个数据”的承诺！她工作踏实，严谨细致，廉洁奉公，始终把工作放在第一位，从不说违心的话，更不做违心的事，兑现了一名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！

母亲为人温厚善良，生活勤俭朴素，为家庭和儿孙默默付出。母亲侍母至孝，奉养老人，亲力亲为；与丈夫相知相爱，相扶相持，堪称我们晚辈的楷模；母亲和父亲以自己的表率引导和启迪着我们兄妹三人成长，教我们正直，教我们善良，教我们勇敢，赋予我们健全的人格和不断进取的精神，使我们在各自岗位上都能堂堂正正做人，清清白白做事，勤勤恳恳工作！在尽心尽力照顾家庭的同时，母亲还不遗余力地帮助亲戚们，为老人送终，资助、鼓励亲戚以及他们的孩子，努力读书、改变命运！

我们为有您这样一位好母亲而感到骄傲！我们感谢您为家庭所付出的全部心血，感谢您对我们的悉心培育和教导，感谢您为我们铺路搭桥所创造的一切……

母亲，您是一个坚强乐观的人。在您身患疾病的这六年，还全身心地照顾生病的父亲，每每回想起来，我们总感到心酸和悲伤……

在母亲生病期间，很多领导同事、亲戚朋友多次探望问候，给予母亲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心理安慰，让我们的母亲享受到了人间最真挚的友情和最珍贵的亲情。在此，我们全家再一次对大家表示最诚挚的感谢！

母亲，我慈爱的母亲，这次您真的走了，再也不受疾病的困扰，与您作别，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悲痛，也给我们的人

生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！我们失去了一位仁慈善良的好母亲……我们多么想让您在晚年过得更快乐更幸福，多么想更好地报答您的养育之恩，多么想把还未说的话诉说给您听……

母亲，您与我们永别了，留下了您对生活深深的眷恋，留下了您对我们深切地关爱，留下您那挥之不去的音容笑貌，留下您那许多无法表达的情意……母亲，您是一个值得晚辈永远追念和热爱的好母亲，虽然您与我们永别了，但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，我们会深深地惦念您，怀念您，直到永远……

醉花阴

■赵雪峰

手机玩到烦人处



《你急，他不急》 赵麟溢画

当下，手机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工具，无论在机场候机，还是在地铁乘车，甚至在医院排队挂号时，几乎所有人都在埋头看手机，把整个心思沉浸在手机里。这种嗜好已经不分男女老少和时间场所了，许多人已然成了“手机控”。

玩手机本来是个人的嗜好，只要不影响他人，在遵纪守法的框架内，随你怎么玩儿，别人也无权干涉。但是，在公厕里占着茅坑不拉屎，只管玩手机，这就有浪费“公共资源”、扰乱秩序的嫌疑了。自从发明出有线电话、“大哥大”以及智能手机后，一路下来，这种生活用具一直是漫画创作的选项之一。漫画中有的褒，有的贬；有的画出手机对生活的帮助，有的认为手机搅乱了平静生活。而以智能手机为题材的漫画，大多是对手机影响生活的讽刺与批评类居多。我就曾画过多幅关于手机的漫画。最近的第14届全国美展上也有关于使用手机题材的漫画展出。那些漫画大多是把玩手机作为一种影响个人生活的现象，提醒人们少玩手机或远离手机。

而这幅漫画《你急，他不急》表达是由个人“沉迷”手机外溢到影响了他人生活的层面上。画中厕所里那三个占着茅坑独自享受手机的快慰时，正把别人的“急促”抛在脑后。我想，每个人都有内急的时候，那种急切和能耐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出来的。

虽然，漫画中这几人没有违法，但是很缺德！看看围在厕所隔板外的人，他们那种难受样，该不该谴责，读者可以自己来判断。

尖尖角

■李哲雨

穿条纹衣服的男孩

布鲁诺是一个9岁男孩，原本全家生活在繁华的都市柏林，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，一家人搬到了华沙“赶出去”（奥斯维辛，二战期间最大的集中营，布鲁诺听成了“Out-With”）附近居住。

新家那儿一片荒凉，没有热闹街道，没有可亲的小伙伴。布鲁诺不甘于寂寞，经常走出房子，沿着长长的没有尽头的铁丝网进行探险，就这样，意外遇到了铁丝网那边的穿条纹衣服男孩——什穆埃尔。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两个小男孩，一个是德国司令官的孩子，一个是集中营里的犹太男孩，他们天天在一起聊天，交流着各自的快乐与烦恼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后来，为了帮助什穆埃尔找寻不知所终的父亲，布鲁诺脱下自己的衣服和鞋子，换上“条纹衣服”，钻过铁丝网。傍晚，他们所在区域的犹太人被集中起来列队进入一个封闭的房间——毒气室，布鲁诺就这样跟他的小伙伴以及数以百计的犹太人永远消失了。

这是一个悲剧。布鲁诺死了吗？布鲁诺真的死了吗？在读书时，这两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。这么天真可爱的男孩，他的世界里只有“探险”，只有他的朋友。这么善良可爱的男孩，却稀里糊涂被当作犹太人一起杀害了。

布鲁诺死得真冤啊！读完小说，我忍不住可惜起来。但转念一想，什穆埃尔难道不冤吗？如果说，布鲁诺的死是一个“失误”，那么，在南京大屠杀中失去生命的30万中国同胞，在二战中被屠杀的近600万犹太人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人类历史上耻辱架上镌刻着的教训，是世人永远憎恨且都不会饶恕的罪恶。

想到这儿，我想起了福田繁雄的一幅海报——在黄色背景下一个枪管打出了一颗子弹，子弹却反向朝枪管的方向逼近，海报的标题是“愿和平永驻”。

读完书，我也说，愿和平永驻，愿这样的故事不再重演。

老底子

■余观祥

消失的兑糖佬

小时候，我和小伙伴们一听见拨浪鼓和兑糖佬喊着“废铜烂铁、破布头、破裤头好兑；鹅毛、鸭毛、鸡肫皮好兑……”这样的声音时，就会从各处蜂拥而至。大家感兴趣的不是他兑糖担上的“顶针、纽扣、风紧扣”，更为关注的是“火炮纸、洋泡泡和堕贫糖”。

兑糖佬肩上挑着的兑糖担，由两只小竹箩和一根扁担组成，兑糖担的两个箩筐，对我们小孩而言，就犹如装着两个迷人的百货世界，令我们好奇和羡慕。

一边箩筐上搁着一只罩着玻璃的货柜，里面分隔成许多个小方格，方格子里盛放的东西，在玻璃下闪动着神秘的光彩，有一击爆响的“火炮纸”、入口即化的水果糖、五颜六色的玻璃球、带有竹哨的气球，还有女人用的针头线脑、发卡皮筋、梳子纽扣、樟脑丸、蛤蚧油等等，简直就是一个琳琅满目的百货世界。

另一边箩筐搁着一块木板，表面钉着白铁皮，白铁皮上盖着塑料薄膜，薄膜下面藏着的是让我们小孩从心里到牙齿都生生发痒的“堕贫糖”。乳白色的“堕贫糖”摊得像块面饼，若是“笃”下一块放进嘴里，那个香、那个甜和那个鲜，无法用文字来形容，是对我们小孩最具诱惑力的东西。

玻璃的货柜和放“堕贫糖”板下的箩筐内，装着一些他从一户人家兑过来的旧货，抑或废旧物资。其实这两个箩筐，也是他兑糖换物的储存仓库。在他这里可兑的物资，约莫一二十种。

对于我们小孩来说，最为激动的莫过于在父母的允许下，拿上一些“布头布脑”、鹅毛鸭毛类东西，飞快地奔向他们的担前，用双手捧给兑糖佬。兑糖佬接过兑换物，随手一摊，用力一捏，估摸一下重量，问一下要兑的东西。当知道你要的是“堕贫糖”时，他翻开塑料布的一角，拿起锃亮的扁形凿刀，用小榔头一敲，随着叮当一声，一块像小手指大小的“堕贫糖”凿开来了，我们会立马伸出小手去接，迫不及待地往嘴里送，那种味道、那种香气、那种心情，令人久久难以忘怀。

这种兑糖生意，有时也不好做，如果碰上一群“挑花”女人，她们非常“精刮”，七嘴八舌说上一通，有的说这东西货色不好；有的说与兑糖佬兑东西，兑换物偏多不划算等等。有时一群人围着货郎担，挑啊拣啊，结果什么都没兑成，有时人多手杂，会少一个顶针、线团之类的东西。

挑兑糖担的人，是做小本生意，大多脾气还是蛮好的，有时生意做不成，但他们不会因耽误了时间，而说不愉快的话，仍会若无其事地微笑着，说上一句：“你们今天看不到，我下次再来过”。不一会儿，他们继续挑起兑糖担，摇起拨浪鼓，往下一个村挑去，再一遍一遍地重复吆喝着“废铜烂铁、破布头、破裤头好兑……”

挑兑糖担做生意的人，还是很讲究职业操守的，有淘气的小孩，想从他们这里兑到“堕贫糖”和“洋泡泡”这类喜爱的东西，就会绞尽脑汁，从邻居家或自己家中偷偷拿上“火熄盖”“水桶箍”等物品去兑。大多兑糖佬不会收这些有猫腻的东西，一旦看出端倪，接着会厉声呵斥，叫他拿回去。

岁月流逝，兑糖佬早已淡出了我们的视线，但兑糖佬留给我的童年回忆，还有他们的职业操守，让我至今难以忘怀！

五味子

■金阿根

男人也该做家务

表姐请我到大酒店晚餐，除了她和表姐夫，还有她的儿子媳妇女儿女婿和亲家公等人。酒足饭后说起男人做家务的话题，她的亲家公居然不屑一顾，说男人做饭炒菜洗衣服的是窝囊废。对此我很不赞同，但出于礼貌只能保持沉默。

第二天中饭后，在厂办公室准备休息，不料来了科室几位女同事，说到忙于家务的事，我就把昨晚碰到的事说了，七嘴八舌议论中，我的嘴巴也就没关风了，说自己15岁去杭州读中专，是班里最小的同学之一。那时一星期休息一天，学会了自己洗衣服。到了部队，战友们大多不会缝缝补补，而我熟门熟路。从部队退役回来后，洗被子，洗蚊帐，几乎是我一手包揽……

墙门里连我住着七户人家，男主人各有各的手艺。有人会做泥水，有的会做木匠，还有的会做衣服。妻说只有我没有手艺，我说我会写文章他们不会；我还有一身力气，150斤煤饼从二里路外的燃料商店，一气挑到家里不用歇，而他们要来回几趟才行；下班后煮饭炒菜样样会做，你从学校回来就可以吃现成饭，妻笑嘻嘻地点头承认。

谁知在厂里这么一吹嘘，却引起一场风波。

那天到局里开会，局办主任郭把我拉到一旁，让我以后别在女人面前谈你的家务经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怎么在自己办公室讲讲做家务事情你也管？郭主任是我在局里工作时的同事，当时他是秘书我是宣传干事，两人好得像兄弟一般。他说这是两人之间的私聊，是求我“帮帮忙”以后少说为妙。原来他老婆在我们厂分管职工教育，回到家收拾完家务，板着脸一本正经地对他说了以后要承担一半的家务。人家当厂长白天晚上忙得团团转还做家务，你却是不问不顾从不帮我，局里当个小小的秘书好像是个大官。唠叨了好长时间还没完没了，你这么一介绍害苦了我。我嘴上应着心里却想着“活该”两字。

我母亲年轻时候，做家务是里里外外一把手。纺纱织布做衣服做鞋子，把我们兄妹五人打扮得端端正正。不但淘米洗菜烧茶煮饭炒菜，还要养鸡养鸭养鹅喂猪。农忙收割播种季节送点心茶水到田头。春季拔油菜割麦子摘蚕豆，冬季收割晚稻碾新米磨粉什么都干，父亲对家务事是“纤手勿动”，从田头地里回来，父亲坐在桌子上头，母亲便一碗碗菜端上，给父亲盛好饭双手捧给他。吃完添饭也是母亲的事。吃罢饭碗筷子一放，母亲赶忙把沏好的茶捧给他。若是洗澡搽身，换洗衣服先给他放好。小姑实在看不下去就指责哥哥，而我心里愤愤地想，莫非男人就该茶来伸手饭来张口？如果我娶妻成家，一定要和妻子共同分担家务，宁愿自己多承担一些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我已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但洗衣搞卫生等做家务的习惯，我一直坚持着……